



威海街头唯一的摇滚乐队，面对尴尬处境，一直期待“光辉岁月”

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另类青春

文/片 本报记者 陶相银

以摇滚的名义唱响青春 他们更多出现在校园里

4月23日晚上，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篮球场内，许多学生在周末宣泄着青春。充满凉意的春风里，一伙又一伙的猛男们穿着短衣裤，挥汗如雨，篮球砸在地面上砰砰作响。球场的一角，搭起简易的舞台，一百多名男女青年翘首等待着，这是大学生们自办的校园摇滚音乐节。原定于18时30分开始，却因为设备不到位、调试不理想等原因，直到将近20时才等到了第一支乐队登台。音乐响起，发出巨大的声响，粉丝们在台下兴奋地欢呼，篮球场内瞬间嘈杂起来。

五六支乐队相继登台，声嘶力竭地演唱着一些国内外比较流行的摇滚乐曲。他们都是学生军，来自山大威海分校、哈工大（威海）、威海职业学院，乐手的穿着也很学生化，只有一两名乐手的发型略显另类。

高潮出现在最后一支乐队——烙印乐队的登场时，他们是唯一一支来自校园外的乐队，也是威海街头唯一的摇滚乐队。与学生们的略显稚嫩不同，烙印乐队唱的歌是自己的原创歌曲，乐手的举止也更酷一些，贝斯手艺隆边抽烟边演奏，吉

歇斯底里的歌声少人喝彩 组队一年多第一回挣钱

5月18日晚上，东山宾馆内的一场商务宴会上，烙印乐队参与了其中的演出。为了这场演出，他们准备了两天，甚至因为对宾馆的音响设备不满意而搬来了自己的设备，鼓手任金亮前几天右脚骨折，他穿着拖鞋参加了演出。之所以如此重视这场演出，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商业演出，演出近一个小时，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3000元。

佟浩很高兴：“一年多了，第一回挣钱。”烙印乐队成立于2009年12月，此前演出过的地方只有校园和几个娱乐场所。佟浩说：“酒吧和迪厅也接受不了原创摇滚，为了有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只能是免费唱。”

在谈及威海的摇滚氛围时，阿正在思索一下后，说：“没有。”阿正闯荡过许多城市，他认为即使在大都市摇滚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人们都觉得我们很另类。”

28岁的阿正来自延安的一个普通农家，“弹琴能当饭吃吗”是父母多年来训斥他时用的最多的一句话。阿正一边在外

即便是中国摇滚乐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美丽安宁的威海，摇滚还等同于空白。在威海，摇滚乐更多的是出现在高校校园或免费出现在酒吧，它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也不缺乏追求者。在高校校园，有几支摇滚学生军；在社会上，只有烙印乐队这一支摇滚乐队孤军奋战。



烙印乐队原创歌曲《宣言》

风暴 淹没了回家的路
空气中消失了鲜花的味道
地裂带来了黑暗
安逸的生活 不见
人们没有了平静的微笑
灾难让快乐变成了苦恼。
没有亲人的呼唤，
生命毁在了瞬间。
天空已不再蔚蓝
眼前危机弥漫
人们背井离乡
家园废墟一片
是谁让这一切出现
是谁带来了灾难，

是我们破坏了自然。
是我们即将没有明天。
战争 贪婪 利益 欺骗
掠夺 榨取 自私 野蛮
是我们把美好的环境摧残。
醒来吧 让我们携手保护家园
(这是我们的宣言)
给我们的未来留一个完美人间
(这是我们的宣言)
携手并肩将这一切改变
(这是我们的宣言)
趁地球还没毁灭之前
(这是我们的宣言)

摇滚是一团火

摇滚是一团火，甚至是一片熊熊燃烧的灵魂烈焰；摇滚是一种呐喊，甚至是一种声嘶力竭的极限式嘶喊；摇滚是一种躁波，一种震颤神经、搅动时空的躁波；摇滚一种花朵，一种无边废墟上拱出的梦幻花朵！摇滚是一种身体的语言，摇滚是一种行动的明证，摇滚是一种时代的表情，摇滚是一种挣脱现代几何空间的瞬间爆发过程。摇滚是一种自由的宣

言，摇滚是一种血色的表达，摇滚是一种现代荒原上冷寂异常的灵魄木刻，摇滚是一种久已遗忘的原始回声！摇滚既是一首理想主义的颂歌，摇滚同时又是一种身心自我解构、自我沉沦的写照；摇滚既是一种瓦格纳与德拉可罗瓦式的英雄般的音画诗篇，摇滚同时又是一种锁定空间内的灰色呻吟。

——摘自《废墟之花》(沉睡 著)

能唱歌的地方就是舞台 曾像丧家犬一样被人撵

2009年3月，他曾背着一把新吉他闯荡北京，起初在地下通道卖唱，“虽然唱两三个小时，最少一次才挣了12元钱。每当有人扔下几块钱，心里就特感激那个人。有时也感觉，那是人家可怜我才给了钱。”后来，他转战到露天餐饮摊。“在北京，卖唱的很多，大家不会自卑，客人们也不会瞧不起我们。在威海，卖唱的就我一人。”他说这不是长久的谋生手段，尽管他已经不在意别人的眼神，他的理想是成为罗大佑、李宗盛、许巍……

在山大威海分校、哈工大（威海）、威海职业学院的校园里，各有两三支摇滚乐队，他们的名字都很有个性，0631乐队、Z乐队、帆布鞋乐队、苹果酱乐队……。威海职业学院的苹果酱乐队在2008年10月成立，鼓手贾贺云说：“除了在校园演出，也就是参加过几次音乐大赛，没有商业演出。”“我们有两次商演，一次是婚庆，一次是商场活动，每演一场每人给100元钱。”威海职业学院帆布鞋乐队的成员魏志超说，他们的演出还是局限在校园里。

饱经沧桑的阿正对威海摇滚的现状很无奈，他说，“能唱歌的地方就是舞台。”

期待认可，相信未来 5人乐队里4人没稳定工作

佟浩说，最快乐的时候是2003年到2004年的一段岁月，“在老邹的小租房里，撕心裂肺的吼”。老邹是佟浩在街头结识的一个朋友，早年曾在北京组建过一支名为“皇冠乐队”的摇滚乐队，因为没钱不得不解散。佟浩很佩服老邹，“他不肯为了音乐向现实屈服，一直没有工作，租小房住，一天吃一顿饭。”

2004年，老邹为了音乐梦想去了广西，不久后因一起医疗事故病逝，“现在应该还有很多喜欢摇滚的威海人记得他，网名叫‘酷了吧唧’”。与“酷了吧唧”相似，烙印乐队里也只有佟浩有稳定工作，阿正开了家名为“18号”的琴行，边卖乐器边教人学琴，艺隆则靠卖唱维持生计，另外的两名成员任金亮和王磊合伙经营音乐器械租赁，“挣点小钱糊口”。

校园乐手们的环境是相对宽松的，他们大多是“90后”。韦思力说：“只要我喜欢，父母一般都支持，至少不会反对。”刘雅楠是0631乐队里唯一的女孩，留着爆炸式的发型，她父母对她玩摇滚的态度是“不反对，也不支持”。其它乐队的几位乐手也表示，父母的态度也基本是“默许”。对于将来，他们不必考虑太多，魏志超说：“只

是爱好，不指望靠它吃饭。毕业后，成员们肯定分道扬镳，能隔段时间聚一次就行。”

中国摇滚乐发展已20多年，但至今仍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佟浩认为，人们还不了解摇滚书蕴含的精神和气质，尤其是摇滚乐的激进被视为偏激、超前被视为另类，许多人就把它和叛逆、颓废、消极联系起来。

“真正的摇滚是对生活的反思，它是绿色的。”佟浩说，摇滚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阿正说，摇滚唱的是感觉，不是嗓音，是内心对生活的感悟。而尚未经历社会磨练的校园乐手们对摇滚还说不出所以然来，正如魏志超所言“就是因为喜好，组建个乐队自己玩”。1992年出生的刘雅楠对摇滚的看法很独特：“即使听一首很激情的乐曲，心态却很平静。”

魏志超是青岛人，他对家乡的摇滚氛围很向往，“很多人喜欢，很多乐队来演出”。魏志超和韦思力都希望，威海也有许多商业演出或音乐节之类的活动。佟浩说，摇滚乐需要更多的平台展现给公众，但要得到认可，还需要很长时间，“目前只能是坚持做下去”。